

14

庚子年的第一天早晨是被悉尼城的警车喇叭叫醒的，大年夜就一阵阵地发飙，除了警车还有叮叮咚咚的救护车呼啸驶过，73层楼上的床靠背也有声波抖动。不知哪里哪个倒霉蛋昨夜经历了什么？

透过落地窗，满眼云雾遮障，日光怯怯从这个云罅钻出来又被霾的巴掌拍回去，再找另一处，同样不能脱颖而出。到底是希望日光出来呢，还是阴沉沉维持现状？心里也拿不定主意，好像倾向于后者多些。究其原因，阴霾天有种自虐的情调，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可以木木地发呆，消费掉一段看似珍贵的时光。

于是就冥想，信马由缰，不着边际——昨晚妹妹让老妈与我视频，老妈眼角挂下泪来，一副想儿子的苦相，话语里带点呜咽，又一次叫我在顾老和宠小之间纠结，尽管24小时由保姆陪着老母，似乎可以对良心有交待，但结果总是自责，没能亲力亲为尽足孝道，有违父亲遗嘱。可回转身来看看小的，可怜可爱的，缠着你，一娃抱一条腿，要陪两个娃娃玩游戏。你说，万水千山总粘着情，可哪端都摆不平。

当然，必定会想到武汉那场“馋病”——我不敢说，要不是有食无类胡吃海塞，一定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但起码你馋到连蝙蝠都咬，不是自作孽吗？还有其他野生小动物，招呼惹你了，非得让它们下油锅、入滚水，果你的腹？现在这年代，吃喝的花样够多了，你还觉得无厌？

来悉尼过年是半年前就计划好的，因为有几项事务必需处理。有朋友微信上说，你们家好有先见之明，正好躲过这场疫情侵袭。谁知道呢？悉尼已有一例，初二初三保不会会翻番。再说，前天从新西兰南岛回到悉尼，初愈的咳嗽重又“开咳”，极有可能是吸入了森林大火遗留在空气中的烟尘。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森林火灾持续了三个月，电视报道的画面，考拉被烤焦，天生的慢动作使这种小动物走投无路。那是天灾，人类的灭火能耐敌不过天降大雨，两场雨一下，大火基本扑灭。然而，残留的火苗又趁着四十摄氏度高温，重新燎原起来，闻着焦味就知道火魔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人类对大自然的脾气还没摸透，一而再再而三，恃宠胡为，将这地球弄得乌烟瘴气。风灾、洪灾、雪灾、火灾、病灾已经频频告急人类了，你们再行不义不端，必将等来更严厉的处罚。可是谁愿意去揣摩自然的意图、去珍视自然的警告呢？

为一国一地之利，惹战争、搞霸权，战火纷飞，生灵涂炭！还有的人竟然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去深山老林猎取野生动物烹吃着，导致瘟疫流行。这是人类自我作死的节奏呀！

窗外的天空逐渐鲜亮起来，日光已在雾霾上方逡巡布散，炎热的一天即将到来。今天挪地方了，要去黄金海岸。

唉，糟糕的事想它又能怎样？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但愿时时处处宜居、宜游，风和日丽，花香万里，安宁——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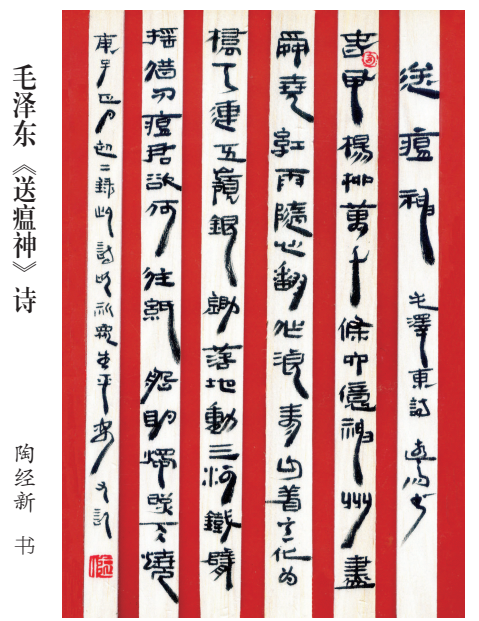
在我的职业规划中，从来没有想过，居然有一天我会在流水线上生产一天的口罩。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平时戴的口罩是从哪里来的。春节前，疫情一公布，身边有“非典”经验的朋友就提醒我要去买口罩、酒精棉球等医用产品。“非典”时，我在国外留学，没有经历，好在朋友们纷纷给我送了各式各样的口罩来。随着疫情发展，口罩成了一个热点。在我看来，口罩紧缺很正常，毕竟大部分工厂都放假了，一旦复工，应该很快缓解。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上海市内松江是口罩生产比较集中的区域，车墩影视基地内的叁零文化明天会去一家口罩厂做志愿者。这家美迪康医用材料厂已经从年初二就复工了

一条流水线，因为人手紧缺，其余流水线开不起来。我立刻问，我可以去吗？我保证服从安排。我保证近期没有离开过上海，没有接触过相关人员，按要求一直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了。到了车墩，厂门口排着长长的车队，都是各个药店来提货的货车。志愿者全部戴着口罩，在门房外排队登记测体温。测好体温后，用酒精清洗双手才被允许进入厂区。厂内有两个大的生产车间，女生被分配到车间看流水线，男生做体力活儿，周转和搬运。我们进入车间前都要换衣服，在更衣间换上一次性防护罩衣，戴上口罩，头发必须全部拢进一次性头罩内，脚上套上鞋套，我看自己这一身除了眼睛啥也

没露的装备，觉得可以令朋友羡慕到尖叫。从更衣间往里走，是洗手池，需要再次用杀菌皂液彻底洗净双手，然后再用酒精消毒。洗干净双手后，进入风淋隔间整个人再进行杀菌后才能真正进入车间。



福建省政和县杨源古村，山清水秀，千年倒栽杉，虬枝缠绕，苍劲挺拔。147栋古民居一栋挨一栋，窄小弯巷悠长。溪流贯村绕行，廊桥跨溪而立，廊桥跨溪而立，廊桥跨溪而立。

古韵遗风今犹存

杨则生
义，在15公里外铁山镇九战五激战负伤，不治身亡。一年后，张谨之子张世豪祭扫公墓，途经杨源村时，举目眺望，山峦迭起，溪涧交错，水清土沃，随手拔一棵杉树倒插泥里，抓过几条鲤鱼丢入溪水，仰天呼道：“来年，树能成活，鱼能成群，此处注定是个风水宝地。”一年后，树成活，鱼成群，张世豪举家迁此定居。自此，制定护鱼禁约，代代相传。

杨源村民们敬畏鲤鱼，溪中鲤鱼若亡，捞起举行祈祷仪式，安葬在背倚青山、面朝清溪的鲤鱼陵。村民们取卵石、垒街堤、铺幽径、设流坎、增活水。一派“小桥流水、皓月杨源、人鱼同乐”的景观。

转身步入古巷，脚底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我去工厂做口罩

碧流

口罩的生产确实如我所料是全自动的，把所有原料安装到位，机器就从送料、压制开始全自动生产。一条流水线有两个最终出口，一位志愿者和一位熟练工人搭配。机器以10个为单位垒成一摞，我们要做的就是点数和检查。流水线最后一道是把口罩的耳绳烫压上去，有时候机器可能会

漏，或者没烫牢，我们必须整理和检查，剔除不合格产品。然后再以50为单位，把口罩整理好后放入流转箱。这个活儿说起来简单，但需要全神贯注，不能有一点分心。机器不停歇，我们也必须一分钟不停地检查，整理，点数，装箱。还要注意不是缺原料，一旦缺少，机器就停工。

一天下来，除了午饭的半个小时，所有人一步不敢离开，连水都不敢多喝，就怕上厕所浪费时间。整个车间除了机器的噪声，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点数装箱的口罩，再由男工流转到灭菌车间，进行灭菌和包装。志愿者的工作时间是从8:30至16:30。但是工人师傅们要干通宵。

三年前，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看到建国兄又有新印花绽放醒目位置，而这次意外的惊喜来自印文的出奇出新。八枚印花，内容均为上海地方的俚语民谣，比如“抱佛脚”“人来疯”“一本正经”“求人不如求己”等，耳熟能详，琅琅上口，同时还刊有他的一篇文章《沪谚熟语能入印》。建国兄在文章中说：“自从上次刻了八方沪谚熟语印后，受到同道的好评，以为上海老闲话用传统艺术的老形式表现出来，恰到好处。”这就是他刻这路闲章的初心，不由得让我击节叫好。他将大俗化为大雅，为古老的篆刻艺术浇灌文学与风俗的养分，拓展了中国篆刻的表现空间。

以民俗谚语入印，此前少有人尝试过。据建国兄说，韩登安先生先治过一方“起马人”，这对他是一个启发。韩登安杭州西泠印社社员，曾任该社总干事，兼龙渊印社常务监事，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起马人”的意思应该就是“起码人”，这是谦逊的定位和独善其身的警策，在建国兄心中引起回响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他也奏刀为自己治了一方“起马人”闲章，自戒之余兼向老前辈遥致礼赞。

后来，建国兄在《新民晚报》“上海闲话”专版上开设了沪谚熟语印的专栏，每周一期，连同版面上上海方言植入的小品写作，在上百万读者中间引起阵阵喝彩。

上海的沪谚熟语，是活态的文化遗产，见微知著地见证了一座伟大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凝聚了上海人的集体智慧，体现了上海人的品性与风度，也体现着一个族群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成果，尤其在特定的场域、语境、情势中，传递了上海人处世待人、评判时事的机警与善意。

比如“看人挑担不吃力”“花好稻好样样好”“行得春风有夏雨”“吃人一口报人一斗”“脚馒头浪打瞌睡”等，体现了农耕文明对上海市民生态的深远影响，而“照排头”“出外快”“有心有想”“别苗头”“勿上勿落”“有数有脉”“工夫卖铜钿”“求人不如求己”“闷声不响大发财”“吃力勿讨好”“兜得转”“头子活络”“有花头”“看三四”等，又折射了上海

稀稀朗朗的碎石，仿佛回响着1100年前古村道繁忙的脚步声。两侧土墙，遗留着千百年风雨的侵袭痕迹。檐墙、马头墙、风火墙，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无论是墙上门窗精致细腻木雕，还是庭院门前精湛的石雕工艺，足让八方游客细细品味。

古宅门框外贴着大红对联，热情的主人忙忙碌碌，炉灶口煮开水，锅中炒豆子、南瓜子。悬挂式饭桌上摆满茄干、菇干、

笋脯咸食和糖醋姜片、地瓜干、芋丸、南瓜丝等甜食。主人端来大碗鸡蛋花，倒入芳香四溢云雾茶中。客人们边品茶，边吃甜咸食，拉着家常。

傍晚时分，从古村走出，不知不觉间迈入兴建于北宋崇宁年间的英节庙。此时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将最后一抹光芒洒在英节庙土墙黛瓦上。庙里，一串串红灯笼摇曳。四平戏开场前，台下早已坐满人，只待铿锵

锣鼓响起。演员们在台上唱念做打，观众们台下喝彩叫好。对村民们来说，夏日的夜晚，看一次四平戏，就是最大的满足。

“四平戏”又称“四平腔”，由明代中叶时期流行的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演变而成，嘉靖年间盛行徽州、河南一带。张谨的后人将河南家乡的戏带到杨源村，之后就一代代地传下来。逢年过节，结婚生子，建房搬迁，杨源村人都会唱戏庆贺。农历二月初九、八月初六祭祖庙会，一路锣鼓喧天贯村而行，晚上英节庙里，连演三天三夜戏，十里八乡人聚集围观，感受那份高昂粗犷、诙谐风趣的古腔余韵。

走向商业文明阶段城厢社交空间的微妙变化和市民的精神状态。再比如“小家败气”“人来疯”“好白相”“推板一眼眼”“猪头肉三不精”“做人家”“有腔调”“路道粗”“现开帮”“老克勤”“茄门相”“笃悠悠”“身宽勿如心宽”等，表达了市民阶层评判人事的尺度或生活态度。

这些沪谚熟语很难在普通话或外国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个中奇妙精微，唯有上海土著能够体察，而且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恐怕也只能莫名其妙啦。

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应该用方言来确定自己的族群“血型”和成长历史，这决不是要排斥普通话，也不是要排斥外省人，恰恰相反，我们要友善地提醒潮水般涌入上海创业发展的新移民，帮助他们尽快融入上海这座城市，融入上海人，融入上海生活的日常，成为快乐健康、奋发有力的新上海人。那么有些文化密码必须知晓，这是城市门户的钥匙，也是上海人心灵的钥匙。普通话或外国语不能精准表达的意思，上海方言可以轻松表达，这个你应该能听会说。

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每个时代文化信息的载体。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它自古以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从来就包容各地民众创造和长期积累的精神文明。作为上海本土文化的根基，上海方言首先拜上海一方水土的造福，也是一百多年来吸纳各地移民后大融合的结晶，是上海人民对人类多元文化的贡献。传承上海方言，就是传承上海地区的文化基因，那么给沪谚熟语一定的文化认知和地位，也是对文化基因的明确编码或标注。

今天，周建国从他第一阶段创作的沪谚熟语印中精选了一百二十方付梓成书，我表示热烈祝贺。建国老同学嘱我作序，区区深感荣耀，我以作家身份从文化层面谈点体会，至于技术层面，浙派徽派、汉白元朱、瓦当四灵、穿带铁线……我这个“三脚猫”就不敢“瞎三话四”了。

(本文为周建国《沪语百印》序的节录)

锣敲响起。演员们在台上唱念做打，观众们台下喝彩叫好。对村民们来说，夏日的夜晚，看一次四平戏，就是最大的满足。

“四平戏”又称“四平腔”，由明代中叶时期流行的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演变而成，嘉靖年间盛行徽州、河南一带。张谨的后人将河南家乡的戏带到杨源村，之后就一代代地传下来。逢年过节，结婚生子，建房搬迁，杨源村人都会唱戏庆贺。农历二月初九、八月初六祭祖庙会，一路锣鼓喧天贯村而行，晚上英节庙里，连演三天三夜戏，十里八乡人聚集围观，感受那份高昂粗犷、诙谐风趣的古腔余韵。

月落梢头，古老的英节庙戏台，幽人散。锣鼓的铿锵声和戏迷们的唱和依然仿佛回荡在耳边，咏诵着那悠远的岁月……

知道我做志愿者的朋友们都很羡慕，也表示了参与的意愿。听说口罩厂师傅们已经不眠不休到连厕所都不敢去的地步了，大家还是不要抢购口罩了，继续在家乖乖的。毕竟家里都有口罩，只是心理紧张而已。

应对严重的疫情，社区工作非常重要。请看明日本栏。



谚俗入印 化俗为雅

沈嘉禄

十日谈

战“疫”中的生活
责编：郭影

